

走不出的村子

□黄俊廉

漫步在故乡的河畔,思绪随着芦苇花在一缕晨光中飞扬。童年往事在无声无息中逝去,在有声有色中追回。口渴了,捧上凉水,清甜可口。戏水、摸虾、摘野果、捡田螺、抓螃蟹……童年的笑声遍及村子的每一个角落。

每天清晨,村边风角岭站着无数鸟儿,它们唧唧的唧唧,吹笛的吹笛,拉二胡的拉二胡,各自展示着嘹亮的歌喉。小时候我们奢望的事情无非是捉个小鸟养在笼子里唱歌。在俊明哥的带领下,又是剪刀,又是吹竹子,费一番功夫之后,一个精致的鸟窝算是做好了,接下来是如何把鸟儿逮到,于是便天天在风角岭的山里山外转悠,在高高的松树上溜下,裤衩都磨出了几个大洞,终没能抓到一个。可笼子空着也不是办法,后来索性抓个小鸡放到鸟窝里。母鸡发现了,围着笼子左右打转,一心想把它的幼仔救出来,还用锋利的尖嘴对我发起了攻击,上演了一场“人鸡大战”。隔壁的鸡奴见状,一场大笑之后,答应给我一个小鸟,但小鸟被关到笼子里,不知是因为胆子小还是自由受到束缚,整天耷拉着,嘴角也抽搐了皮。三天五天之后,总算不撞笼子了,但没有唱歌,整天郁郁寡欢,茶饭不思。没有办法帮它解决问题,我只能把它放归大自然。

小时候村子的晒谷场也不乏几分热闹。滚铁环、丢沙包、跳田格、走军雷……孩子们各种游戏应有尽有,玩得不亦乐乎。孩子们在稻秆堆上像泥鳅一样钻进钻出,还学着孙悟空的样子翻几个跟头。傍晚躺在晒谷场旁边的草地上看夕阳白云,浮想翩翩。直至母亲在门前高呼,才提着拖鞋往家奔。

后来我踏上求学路,不得不暂时放下童年的玩童心,背上行囊,远离家乡。

还曾清楚地记得,母亲第一次为我送行的情景。她站在桥头,那眼角的泪花里打转着多少无声的言语。那河畔低垂的芦花在我耳边低语。直至我渐渐地远去,母亲还在举目远眺,不停挥手。她希望儿子能读书成才,却又不忍分别。那情景触动至深,以至于我一路乘车的心情都不太平静。窗外,故乡越来越远,最后只看见河畔的芦花。在我眼里,芦花就是家乡的标志,散发着浓浓的乡村气息。我知道我离开后,母亲一定会感到身边少了些什么。因为我们一直相伴着,种地时母亲把我拽在箩筐里,下田时母亲把我放在田头,生养时母亲陪在我身旁……

求学结束,重返故土。我想将曾经的童年延续,却发现自己是穿着皮鞋,戴着领带的青年人。童年已经像天上的风筝,飞得越来越远了。

本想好好地回味一下童年生活,重温乐趣,可是眼前的一切已不堪入目。小溪变成污水沟了,田地大半都丢了。晒谷场荒废了,杂草丛生。幸好现在兴起新农村建设,好环境逐渐恢复。但再也听不到孩童嬉戏打闹的声音了。想起当年乡亲们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一种荒凉之感油然而生,不禁黯然伤神。我手抓一把黄土,仰望天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真的吗?

我给自已扇了两耳光,痛楚呢。不是做梦,可我真的希望自己是做梦。

为了挽回往事,我们搬来了一部老式长江牌电影机,播放着当年的热片(地道战)(铁道游击队)等,寻找当年的战火硝烟。可是眼前的一切令我们大失所望。人们对这个已经不感兴趣,观众寥寥无几。当年的气氛荡然无存。

找不到一点当年的感觉,我们只能摇头叹息。常常,昔日放映时的情形出现在我眼前:音乐一响,乡亲们便带上板凳从四面八方赶来,大人背小孩,姐姐抱弟弟,手里端着向妈妈要来的准备买零食的角钱。不知道电影好看与否,美滋滋的心情已经有了。操场上人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有卖西瓜的,卖雪条的,卖甘蔗的,卖橡皮筋的……年少时我们不全看电影的内容,光是趁机玩一回就足够了。第二天必定是模仿着电影的转写镜头,拿木薯梗当枪杆,你是敌人我是八路……

长大后走出大山之外,感觉世界越来越大,村子越来越小。当我们几乎走遍整个世界,仍走不出这个童年的小山村。

母亲的“上游”

□关维红

此后,外公、外婆由舅舅们按大到小轮流赡养,每个舅舅管两个月,于是,外公、外婆一两个月就在舅舅们家中流浪。舅舅们有十多个小孩,有大有小,纵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外公家临近水圳和公路,危机四伏,让人胆战心惊。

听母亲说,小时候外婆很疼我。那时江大我一岁,母亲没精力管两个小孩,就将我送到外婆家养,于是,我变成了外婆家的心肝宝贝。我是一个爱哭的小孩,夜里哭起来没完没了。外婆抱完外公抱,外公抱完舅舅抱,舅舅抱完舅妈抱,整夜我就在他们的怀抱中旅行,在温柔慈爱的哄声、安慰声中渐渐入睡。我很喜欢吃,外婆、外公早晚就到我床边,然后将碗煮熟肉,将碗肉爆炒给我送粥送饭。

那时,母亲挣工分全家六口人,要省钱才能分谷,分番薯芋头,饭很久才能吃上一顿,稠粥不常有,番薯,芋头难成餐,我们兄弟饿得发慌,总想找吃的。

几个舅舅出来干活早,挣得工分多,家里分的粮食多。每到收获季节,外婆对舅舅说,快点给你囤积起来,番薯和芋头吧!不要让我几个外甥饿坏了!每当舅舅开着生产队的扶拖拉机“突突突”地出现在村头时,我们欢呼雀跃,手舞足蹈,奔跑着向外婆、母亲报喜:“舅舅来啦!好吃好喝的来啦!”

外婆走后,外公深受打击,日渐消瘦,胃疼日甚。那时没什么好菜下饭,猪内少肉。每当外公捧着一小钵钵饭时,想吃吃不下,左看看右看,不禁悲从中来,涕泪四流。

外婆去世后,外公更加孤单伤心。因着管不周,他的孙子差一点差,被舅妈骂一顿,他满怀愤怒,一个人到我家躲避散心。母亲极力安慰他,给他做好吃的,也给我们编篮子、蚕茧、烟筒、快秤等用具。有时,他给我们讲他的人生经历,解放前,为了全家人能活命,他和一帮工友经常到一百多公里外的车板,苦仔海边担海盐走私。他们每天下午从本村出发,半夜到达海边,趁着缉私人员放松的间隙,每人肩挑一百二十斤的熟海盐翻山越岭,挑回塘蓬等地售卖,每趟赚回一斤半大米。有时外公还从石距蔗被挑洋沙到广西玉桂,两地相距三百多公里,一切为了活下去。

有一次,他工友在挑盐途中被缉私队伏击拦截,电筒光四射,呵斥声阵阵,嘈杂紧促的脚步声越来越远。他们赶紧放下担子,光着脚往茂密的山岭深处亡命奔跑,奔跑了一段路,没人追赶,四周围寂,那颗悬着的心终于平静下来。噢,脚底怎么有点刺痛,蹲下身来,用手一摸,湿漉漉的,一闻,脚刺刺刺,原来脚面被尖锐的柴刺划伤了。没办法,只能用力按压,找东西包扎,静待天黑再作打算。这次还顶失惨重,瞎了左脚,白走一趟,还要在家疗养几个月。从此以后,外公

干了近二十年挑盐卖的生计就此断了。全家人又要挨饿了。

只记得最后一次与外公见面,是我和江哥去某山区中学上学途经外公家。母亲和外婆在我临走前叮嘱,给外公送去一只大母鸡吃,不知以后还有没有机会。我们将鸡送到,还给他一些钱买营养。看到他那憔悴刀削般的方脸,愁眉紧锁,我感觉他在强忍悲痛,不禁掉下眼泪。他反而安慰,催促我们:“不用担心我,你们上学要紧,要争气志,将来有出息!”外公于1984年夏天走了,享年七十二岁。

死亡,悲伤……

亲人是我们行走人世间的灯塔,他们脚踏在一条河流的上游等着我们,亲人是人人生长河边上的灯塔,照亮我们的前路和归途。亲人是我们前进的路标,让我们随时校正方向,看清来时的路,明白肩上的责任,忘却痛苦。

爸爸的茶味人生

□余春雨

爸爸好喝茶的年月不长,至少比起烟龄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可现如今却已是一副上翘的姿态,早起一睡,睡前一餐,饭后一茶。似乎已经把茶当营养品了。

犹记得,我初次买了个自动型的茶具回去,上水煮茶还带消毒功能,老爸果然欢喜得不得了。他口头上还是表现得吝啬,不动声色,但行动上却诚实得很,晚饭都顾不上吃,非要装好了试试看。我妈说,他就是这样,只要喜欢,不吃就算什么,通病都行。

其实谁个不是呢,只要是喜欢的,困难都是挑战甚至乐趣。以前在家忙农活时,老爸常常一个午觉睡到下午四点多都起不来,起来都要磨蹭半天才出门,非得惹奶奶和我妈好一顿发火。如今跟着工程队去上下折腾汗如雨下他都觉得开心。炎热盛夏,午后还不到三点,自己第一个醒来并且尽责做好小队的工作,把还在打盹的工友们招呼起来,开工。连业主都感叹太早了吧,他则说,反正自己的工作,早完成早收工。所以,尽管这两年

些想走就走的旅行,他从来都不点评更不干涉。关于朋友,他说人各有格,牛鬼蛇神都有值得交往的地方。他不建议滥交但要深交。这从他对茶叶的选择就能窥见一斑。什么茶叶都乐意尝试,但还是最爱铁观音。2012年,我在云南丽江带

回两饼当地特产——普洱茶,还是托了当时还不是我公公的在隔壁开了几年小客栈的东北大爷去买的。但貌似不太合老爸口味,只见他泡了那么一两回,后来就不知所踪了。最近妹妹从西藏带回的滇红茶,也不怎见他动。对于不合口味

的茶,他懒得动。但他不拒绝尝试。但他作为一名丈夫,在我妈眼里是不合格的。也许是天下夫妻间大都共同存在的矛盾吧,小吵小闹不断,没有离过婚,很恨的时候五雷轰顶肝肠寸断,但最终还光阴在再相伴至此。

电影《北京爱情故事》里王学兵扮演的“渣男”吴峥在被余男扮演的老婆发现出轨并提出离婚后,痛哭流涕地求饶,说玩归玩,但从没想过离开她。这也许也是现在不少围城里的人的特性。

还好,我的父母对爱情的想法不多也不深,所以,他们的感情不好也不坏也不离不弃。这也是他们这辈人所信奉的,东西坏了可以修,尽力去修。而后来我们的,却更多的选择去换。

有时有选择是好的,但太多选择了,却是痛苦的。精彩是可喜的,但残酷至死,却是悲剧多。也许这就是老爸之所以好喝茶却不沾酒的原因吧。

(图片来源于网络)

像夏天一样火热

□杨安民

食官饭,任官办;食官粥,任官管。这是我们家乡流传着的一句谚语。告诉人们工作不要忘记职责。父亲常把它挂在嘴边,用客套话或用白话讲,十分押韵,朗朗上口,美妙动听。父亲为人本分厚道,他言行一致,用行动树立和教育着我们,使我们从小就树立了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

我们的老家在广东和广西交界的北部湾畔,每年的九月十月初后,都要迎来几回凶神恶煞般的台风。台风来临,狂风呼呼,伴随的是大雨倾盆,不但竹木腰折,海水翻滚,潮流逆流,堤坝崩裂,对那些在大海上捕捞耕作,堤坝上住行,蜗居在危房的人民群众更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危难关头,更见党员担当。那一年,我

还在读小学,那天闷热得使人心烦,天上的乌云密布,万里浮云一动也不动。麻黄树不停地摆动着尾巴。天刚拂晓,当镇干部的父亲草草地吃了两碗白粥,嘱咐我们要注意天气变化,就骑着自行车风一般地往他驻点的德福村而去。德福村南濒老港,打了一个喷嚏就会溅起数点海水。我们到了学校后,学校宣布放假回家避台风。回到家后,雨水一点大过一点地往下泻,狂风刮得一阵比一阵猛,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屋檐下,焦急地模仿着母鸡的叫声,试图将散落在四周山边的小鸡吸引回家。正好在此时,邻居的人家冒着雨将成熟的稻谷收割回家,母亲一脸的忧愁,埋怨父亲在关键的时候要上班。中午时分,接踵而来的闪电划破长空,白色的滂沱大雨急雨而下,狂风呼

啸,不时传来了竹木“噼啪噼啪”的声音;家门前的那一口山塘,也被雨水冲崩了塘基,家门不远处种的麻黄园山上的尤加利,麻黄被狂风刮倒得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我们兄弟三吓得钻在被窝中,大气也不敢出。因房子的瓦面被狂风吹坏了,母亲在忙个不停地将家里的洗脸盆、木桶、大盘子等拿出来,用来盛装从天上掉下来的雨水。下午,台风离去时,山松树也低垂着头,裸露着红土的道路还在湿漉漉水,村子的里里外外一片狼藉。母亲既要急着找鸡找猪,又要到屋前屋后忙着排水,防止积水浸塌墙基,还要牵挂不田里的水稻。我们都说,如果父亲在家的话我家的景况一定好得多,他一定会和母亲把家打理得有条不紊。

三天后的中午,父亲回到家里,他全身上下留下不少泥巴的痕迹,变得又黑又瘦了。父亲兴奋道,三天来的努力没有白费,居住在危房的群众迁移到安全的地方了,群众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由于家里的稻谷没有及时收割,减产已经成定局,父亲反倒一脸的笑容,母亲难免要数落他。父亲捧着洗脸的毛巾停留在脸前半晌才说,这是工作责任嘛,我们共产党人要有主人翁精神,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我能往后退吗?

父亲的言行对我影响极大,在我的脑海里生根开花。参加工作后,无论是在乡镇里还是到市机关工作,我都牢记身上的责任。

那年除夕下午,还没有放假,不过有的单位已经锁住了大门,有的单位尽管大门开着,但是里面冷

文明健康 有你 有我 垃圾分一分 环境美十分 廉江市融媒体中心 宣